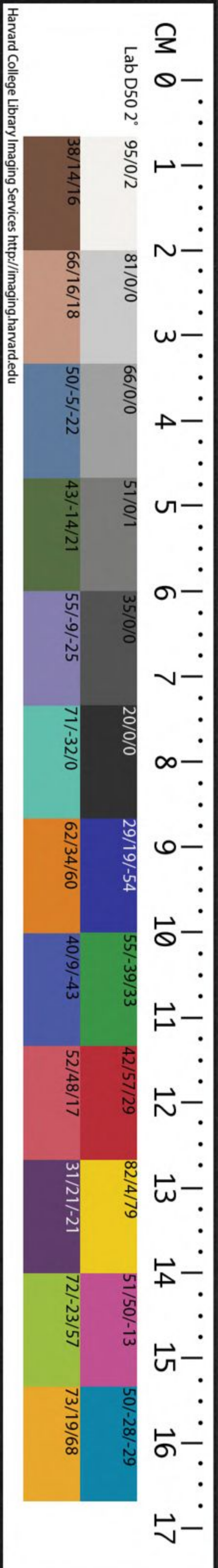


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0/3427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上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

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

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

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

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噴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黃帝曰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舊新之事定廟迭毀之議母適太簡乎茅坤曰漢書郊祀志較之史記所次武帝紀似據臣下前後典禮之議並有本末盧齊治曰太史公封禪書首敘郊類禋望祀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敘秦皇漢武燕齊力士之說共為一書班氏

郊祀獨志郊時諸祠多出于方士固襲封禪之舊矣然少君樂大公孫卿學人勇之如使物却老闢基及入海末不死藥亦叢見焉何哉予以為宜別立方伎傳而志惟敘所祀天地百神云劉敞曰予按春秋外傳云夏文弗基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

隆按自首至此原郊祀所由起虞書以下本史記封禪書而稍損之又按虞書曰而下以至武帝悉本史記封禪書而益損之間有先後相亂處

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號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竝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謂眾瑞民以物序孟康曰各災禍不至孟康曰少昊時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韋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顛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使復舊常亾相侵黷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

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無祿而王故謂之霸句讀曰鉤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

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之政度合天意

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屬

瑞師古曰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

班瑞師古曰四方諸侯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

師古曰后君也東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

也師古曰時四時也月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也

律六律也度尺丈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

量斛斗也衡斤兩也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

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也

三帛二牲一歠為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牲羔

也禮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

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

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

禮也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蹟

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其後十

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應劭曰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夏社

而早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何龍德莫能繼

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

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以逸迺票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

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太戊

修德桑穀死伊陟替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

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

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

雉鳴音工

隆按由是觀之  
二句結虞書以  
下一段

隆按自周公起  
至有禁之段言  
公制禮自天  
子以至士庶人  
各有當祀之神  
不可得而僭差  
必先伏此案為  
後淫祀張本

盧舜治曰此敘  
秦五帝之祠蓋  
秦廢祀天之禮  
而以所謂郊祀  
者祀于五時名  
曰五帝云襄公  
祠白帝宣公祠  
青帝靈公祠炎  
帝錯然不一

隆按其後十四  
年至祭白帝焉  
敘文公已畢却  
又云自未作廟

反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

帝乙慢神而震歿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

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公相成王王道

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

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

祭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

名室中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

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

東徙維師古曰維赤馬黑驢尾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

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騊駼黃牛羝

羊各一云師古曰騊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十四年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音牽卜居之而吉

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子三輔

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鄜縣之文公問史敦

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豉故有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

時作一轉又引  
或曰至晚周亦  
邪馬作一轉終  
又以其語不經  
見二句結之曲  
折反覆無限含  
蓄

盧舜汜曰秦襄  
公攻戎救周列  
為諸侯自以為  
主少俾之神其  
潛其矣然猶以  
國于西也繼而  
諸時並興或由  
夢蛇而為郡時  
或因獲石聞雉  
而為陳寶或由  
兩金而為畦時  
又繼而有青黃  
炎帝祠郡時陳  
寶祠皆混列于  
郊至高帝又立

帝祠以備五  
時而祀天之禮  
數百年荒廢而  
不尋矣

王維楨曰此敘  
齊桓公封禪而  
管仲非之非之  
誠是也然以為  
古封禪七十二  
家自無懷氏至  
三代俱有之蓋  
出於齊魯陋儒  
之說爾

積高神明之隩

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

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

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

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

也上言雉雉下言野雞皆鳴以應之以一牢祠

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

於鄜時作伏祠

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

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

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廼言夢

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臧之府而後世

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

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

城東北下處羲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伏神農氏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

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

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

也說是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

也卑耳即齊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

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

隆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與上桓公既伯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相顧又按西伐下合有大夏涉流沙五字當是傳寫之訛

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

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

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

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應劭曰鄗音臠蘇林

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

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簋簋東海致以目

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以目魚焉西海致以翼

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鳥焉不以不飛其名謂之鷦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鷦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

莫書卷之三十一

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鴟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

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

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

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弘廼明鬼神

事。師古曰：某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

至敬王時，晉人殺襄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

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襄弘也。是時季氏

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

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

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

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也。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

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

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若自歸受

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

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

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

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

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



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王

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

王者指謂始皇始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

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

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

如種非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

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亾

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而鼎泰丘也郭璞云宋有秦丘蓋以丘名此地也

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

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

齊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

升天下漢書訛又曰此改正朔張本

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

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黃帝曰土

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引螾音樓謂螾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

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

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

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

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

月為年首色上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

符六尺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服虔曰政

臣瓚曰水陰陰王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

盧舜治曰此以下敘秦始皇封禪之祠

頌功業。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於是從齊魯之儒

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

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掃地而

祠，席用苴藉。應劭曰：苴，藁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苴讀如夏。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字本作苴。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

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

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

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

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

儒既黜，不得與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

按始皇東游上行禮名山

及八神求仙羨門之屬是以下是目

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

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八神將自古而有

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所以為齊，呂天齊也。蘇林曰：當

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師古曰：天齊水五泉竝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

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時也。地賢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

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

之鄉。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

名也。

之鄉。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

名也。

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六日月主祠之

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日日主祠盛

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

齊東北陽昌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

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

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

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

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韋昭曰皆

服虔說上有四人是也未詳

慕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依

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

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而燕齊海

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

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

曰世人相傳爾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王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

隆按然則怪迂二句收上文起下文

宋毋忌曰此求神也張本

金按索隱云最

之心不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

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

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

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

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

師古曰幾讀曰與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

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

勒始皇所立石書勿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

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存焉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

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秦

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

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

周都洛陽故高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

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

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

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嶠以東名山大川祠二師古曰嶠即今之陝州二嶠也

隆按史記于此用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句以應冒頭班氏既削冒頭則此句以不得又按此以下移結前文

虛研治曰此以下敘始皇山川之祠蓋始皇雖并天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者而其領之祠官

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

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沔曰淮

師古曰沔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

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疑也音下

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

音先代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

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

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

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

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水曰河祠臨

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前氏道師古曰即今之泗祠漢中師古曰泗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

涑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

音將蓼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

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江水祠蜀亦春秋泮

曲亦往往有之秋音子由反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

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

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

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

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鄂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呂近咸陽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十衍字茅坤曰秦之無文之祭多矣似蹟

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駒之屬沂洛二淵

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晉韋昭曰音蘇計反為小山川

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

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

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西亦有

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

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王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

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

王緝慎曰如皇所謂九臣十四臣以下最小鬼之神皆所謂雜祠也

有薄亭斯而雍管廟祠亦有杜王杜王故周之右將

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出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歎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

小而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

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

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

四時之仲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師古曰

日駟純赤色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

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寓車馬一駟各如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

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

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

郊見。李奇曰：上宿，通權火。張晏曰：權火，逢火也。狀若

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

五十里，一逢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

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拜

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拜

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

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

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

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

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

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

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符云反。狗沛為沛

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

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

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

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

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

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

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

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

隆按漢承秦後，典禮廢，以古人所施之五時地者，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不亦闕乎。

盧彞治曰梁巫  
以下諸巫所掌  
皆乃祀典神祇  
之類非祖廟也  
所謂世祀天地  
後以祀者豈  
以諸祖配諸神  
而祠之耶不可  
得而詳也

王維慎曰高祖  
祀蚩尤以至祠  
二世皇帝皆所  
謂雜祠也  
丘濬曰后稷祠  
而謂之靈星者  
以后稷配靈星  
也

直德秀曰文帝  
過則自歸福則  
衆共古帝王用  
心也

盧舜治曰古者  
天子祭四望至  
漢則名山大川

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

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

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

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

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

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秦巫祠杜主巫保

族纍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荆巫祠堂下巫

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

也施糜其先常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

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

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

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皆以歲

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

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

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

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

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

其祠具之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

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

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之在諸侯國者  
不領于天子之  
祠官必俟齊淮  
南國廢而後舉  
之俱非古義  
隆按郊祀必于  
圓立方澤而漢  
不以其地必以  
於冬夏至而漢  
祖宗配而漢不  
以其人必以五  
帝日月星辰從  
祀其左右而漢  
不以其列此班  
史之志所以志  
漢祀之非禮也

隆按賈誼欲改  
正朔服色尚黃  
當時未之行茲  
因黃龍見成紀  
乃召公孫臣草  
改歷服色事然  
則臣之所議其  
誼之議歟  
劉奉世曰予謂  
三王之郊一茂  
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  
夏郊也  
盧舜治曰此敘  
文帝舉五帝之  
祠

茅坤曰五帝且  
實而况廟乎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以登詔有司增雍  
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  
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  
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  
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師古曰謂轉次之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  
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  
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  
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  
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

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  
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與禮官議毋諱  
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  
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  
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  
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  
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濛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  
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

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帝一殿面五門各

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

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

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

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賢平至上大夫。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

之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

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

也。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

隆按周鼎下在泗水中應前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

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曰

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

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

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

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

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

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御。後歲少不登

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

隆按首提尤敬  
鬼神之祀與望  
天子封禪改正  
度二句為武帝  
待事綱領

隆按西都所謂  
郊祀若雍五時  
若甘泉太一皆  
出于方士祈福  
之說而非古人  
報本之意惟武

帝以水山成帝  
以水嗣故三君  
親郊爾

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  
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

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

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

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

為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

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虎。神

君者。長陵女子呂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

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姊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

其後子孫以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

祠竈穀道。郤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也。匿其

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

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

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

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

既接不知其何  
所人與上及所  
生長相顧數百  
歲也與上厝其  
年相顧  
芝坤曰少君所  
言固多幻而不  
信而史記原文  
特澹宕可以炫  
工古  
又曰武帝始以

封禪為不死

盧舜治曰此敘  
武帝舉五帝及  
星辰之祠  
又曰孝文用新  
垣平之言而立  
渭陽五帝之廟  
孝武絲繆忌之  
說而建太一天  
皇之壇始行親  
祠矣然諸方士  
言天神貴者太

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

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

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

古曰以柏木為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

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

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

封禪則不滅。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

分齊也音才計反久之。少君病歿。天子以為化去。不歿也。使

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鍾音直垂反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

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曰。天神賢者泰

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

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

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一太一佐者五

帝以神為帝以  
祀神為郊而吳  
天上帝曾莫有  
奉而行之者此  
漢郊祀所以不  
足取也

隆按天一旬地  
一旬泰一旬故

曰三一史記舊  
帝以一天句一  
地句一泰句者  
謬矣

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

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

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

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張晏曰

帝之首也歲之始也臬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

始拔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

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

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

羈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作臬羹

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

祭以解罪求福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臬山

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

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師古曰麋鹿屬也形似有

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

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於是濟北王以

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

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真定以

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  
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  
望見焉迺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

洪邁曰東坡作

趙德麟字說云

漢武帝獲白麟

可馬遷班固書

曰獲一角獸蓋

麟云蓋之為言

疑之也予觀史

漢所紀事幾致

疑者或曰若或

曰云或曰焉或

曰蓋其語舒緩

含深意

隆按為書是日正偽書疑衍

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  
 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呂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  
 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  
 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  
 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  
 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  
 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  
 曰僊人以手掌擊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  
 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  
 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  
 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

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晉灼曰黃圖宮名在  
京兆地理志湖本在

京兆後分屬弘農也

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

而鬼下之。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  
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

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孟康曰良謂善也巴謂瘳也

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

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

神君最賢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

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

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

盧辯治曰叙武帝星辰之祠因病瘳而益信神君太一之靈矣

茅坤曰漢武多  
英風然亦貪而  
易動故數惑于  
方士如此

被然後入孟康曰崇黎自除被然後入也師古曰被音發勿反因巫為主人關  
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

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

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

一元曰建蘇林曰建以名年耳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

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元狩元年

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

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

盧舜治曰此叙  
武帝舉后土之  
祠

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

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

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

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

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

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

後今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

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

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

隆按史記無公  
孫滂洋一節

隆按寢尋泰山  
伏封禪祭

隆按大賦武帝  
所深好者而歆  
之故其言易動

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王方藥而樂成侯

姊為康王后無子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王歿它姬子立為王而

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

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歿而欲自媚於上乃

遣樂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

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

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

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歿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歿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賢其使者令

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本無信字迺可使通

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

是上使驗小方鬪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

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音禹疏

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

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隆按惡敢言方  
曰能修其方曰  
使驗小方仙班  
上悔其方不盡  
句相應  
又按郊祀志云  
鬪大鬪基史記  
武帝故事云大  
嘗于殿前射於  
數百枚大令於



自相擊繡繡竟  
庭中去地十餘  
丈觀者皆駭然  
則作旗者是也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

孟康曰：般，水厓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

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也。

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

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

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

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

王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

韋昭曰：大主，武帝姑竇太后之女也。獻遺之。

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

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

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

天神也。

師古曰：道，天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餐

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擊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僊矣。

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其夏六月，汾陰巫

錦，應劭曰：魏故魏國錦，巫名也。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

魏地之墳，故云魏睢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鉤狀，搃視得鼎。

隆按：自言有禁方，與上仙人可致相應。

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

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

時掌至中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齊為晏晏反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

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

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

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楙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

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報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曠未報。曠者少也。有司

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即一者一泰昊伏羲氏也。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

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享

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賜亨一也。賜亨者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賜之。唯

錡及釜亨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三

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

周書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

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亾。鼎迺淪伏而不

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園弁上謂之鼯。天謹諱

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

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鼯音乃代反。鼯音茲。敖讀曰傲。今鼎

陸按黃曰雲與上黃雲相應若獸為符與上鹿過相應

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

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

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屯蓋也晉灼曰蓋辭也

符謂鹿也師古曰一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

獲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

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

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

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

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遷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或曰五帝泰一之

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

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日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冤侯問於鬼史區師古曰鬼史區黃帝

臣也執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蓋一也鬼史區對曰黃帝得

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後率二十歲復朔日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

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所

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

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盧辯治曰或言五帝泰一之佐且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仙事乃拜卿為郎以候神何其崇也至於因巫為主入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何其猥也武帝信方士故誦讀無主

茅坤曰不特幻而詐且蜂起矣

茅坤曰其言幻然亦詹石可動

申公申公已歿。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王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惠百姓。

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

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

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

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僊之處也。師

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

龍垂胡顛。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音人占反。黃帝上

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去。餘小臣不得

上。廼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

帝既上天。乃把其弓。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

茅坤曰千年來  
幻異之士時時  
侈心焉

王維禎曰武帝  
以坐蠱之妾殺  
皇后殺太子已  
如脫髮矣奚待  
得如黃帝哉

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  
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  
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  
之屬殺一鼈牛以為俎豆牢具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音茅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  
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殿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殿字與餽同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

庶居其中燕在庶中庶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

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以白庶內牛中以燕內庶中又以水及酒合內庶中祭日以

牛祭月以羊燕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燕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

冬至物爽師古曰物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物音忽天子始郊拜泰一

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文昭反則揖而見泰一

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師古曰贊饗謂祝辭天始以寶鼎神策授

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

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盧煥治曰此敘  
武帝舉日月之  
何漢氏不拜日  
十東郊而旦夕  
常于殿下東西  
并日月似家人  
禮非事天神之  
道

劉敞曰則當當  
屬上句

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

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

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

黃氣之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其

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

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鎗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

者皆紫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

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

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鎗旗也

師古曰李晉一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

月龍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

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

隆按為茂南越與上黃帝且戰盧舜治曰此致武帝因伐南越禱泰一命曰靈旗其不稽一至于此此江充巫蠱所由起爾

隆按于新垣平則曰下吏誅夷于李少君則曰病死于少翁則曰誅而隱之于藥大則曰廼誅之彼數人者並以不死之術聳動其君而乃竟不得其死如此史氏故特書之以著其欺妄云

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蓋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

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

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

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

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

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

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

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

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泰

帝亦謂秦吳也。不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

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

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涼如。字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

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

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秦一。師古曰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

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小期以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

陸按此以下敘武帝封禪之事

茅坤曰稍上即無風雨伏乾風

十餘。曰。封禪者古不火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

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

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以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

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韋說是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

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

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

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

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於是上黜偃霸而

盧舜治曰武帝  
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以舉山川  
之祠

隆按以萬數下  
史記有然無驗  
者苟恐不可少

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

宮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

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

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

奉邑奉音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言

扶用反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上。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

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

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

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已忽不見。上既見大

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

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聞使求

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四月。還至奉高。上念

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

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

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

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隆按其夜若有光應上是夜有雲元句曰雲出封中應上太一雲暈勿可

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西

茅坤曰星亭與之大者也而朔猶指墳星相附會為報德居侈而臣諂矣

盧舜治曰此又敘武帝南郊之祠

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贊饗曰德星昭行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

盧舜治曰武  
何公孫卿所証  
以謂雜祠

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

名廼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過

祠泰山臣瓚曰即今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下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

也俗鬼言其土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而以雞

卜李奇曰持雞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

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

緱氏城師古曰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

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甘泉

盧舜治曰武帝  
祠勇之所証亦  
所謂雜祠也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其來乎冬

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

神人。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

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

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迺下詔赦天下。

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

令乾也上迺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畝。通回中

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

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瀆之天柱山。

號曰南嶽。師古曰瀆廬江縣天柱山在焉浮江自潯

陽出。從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

曰並音步浪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山東

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隄不顯敞上欲治

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

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况自音宿耳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讀曰復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

王維楨曰物天子封泰山一段到叙法

劉敞曰按王莽  
奏事文帝祠泰  
一已用高祖配  
矣何謂未乎

劉敞曰而上字  
屬下句

圖公玉帶所上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

明堂圖汶音問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

配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

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師古曰祭又上泰山

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

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

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

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幾讀曰與言更遣人求之與必遇也乙

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也祠

后土臨勃海將呂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僊人庭也幾讀曰與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

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

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

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

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

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

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園上有銅鳳凰其

蓋亦不畏天矣

王維楨曰公孫卿  
卿謂帝所最信  
者黃帝故動以  
黃帝取証較難  
甚矣

丘濬曰帝為臺  
以求神仙而一  
旦蕩然于烈焰  
之中其仙之不  
神可見帝尚不  
覺悟而又大為  
宮室以厭勝之  
帝非獨不燭理  
蓋亦不畏天矣

蓋亦不畏天矣

蓋亦不畏天矣

蓋亦不畏天矣

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

之庭為商庭言廣數十里於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圈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

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龜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大鳥象也立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

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跡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

則神明并幹俱高五十丈也并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并幹之形也并幹者并上木欄也張衡西京賦云

并幹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

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

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

後以軍為功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

司言維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

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亦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

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

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

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

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言明

日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上

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

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贊

曰東泰山在琅邪朱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合符然後

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

其聲。迺令祠宮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

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

者在泰山下陞南方。師古曰下方士言僊人間也故

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

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

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

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即上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

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後

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

無雲如雷者三。師古曰雷古雷字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

鳥集。掖陽宮南。師古曰掖音城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

有。可以為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

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呂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

跡以自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

幾遇其真。師古曰幾讀日與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

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奇曰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

隆按為解下史記有天子益急二句纔見武帝有反復之幾云

盧秀治曰此又  
敘宣帝歷武帝  
所巡狩之國皆  
立廟以其祠出  
于宗廟之外故  
列于郊祀志云

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  
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  
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  
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  
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  
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  
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  
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  
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  
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

盧舜治曰宣帝  
兩幸河東祠后  
上又復舉山川  
之祠

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迺下詔曰蓋聞天  
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  
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  
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  
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  
禮頗作詩歌其二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  
為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  
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  
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師古

隆按敘宣帝南  
郡獲白虎以至  
使持節而求之  
凡數十種皆不  
經之祠惟立歲  
星一祠稍近正  
爾

日濤與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

曲陽常山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江於江都師古曰廣

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東

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

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

祠又呂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

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

師古曰即墨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

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

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蓬

山石社石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

朶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腫音甄晉

皆屬東萊師古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

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

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

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又立五

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

日膚施上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

雞郡之縣也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

王維禎曰以武  
帝之事神而終  
亡驗則宣帝可  
以鑒矣王褒之  
遣也奚為



者言祕術之苑園也。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

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

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

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

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師古曰釐

曰釐讀與郃同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豳今武功故城是也大王建國

於郊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嶷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

豐鎬。師古曰豐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郊梁豐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師古曰尸臣主

事之臣也柁邑即柁地是也柁音荀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師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

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之戈也珣與周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師古曰尋竊以其文迹竊以

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

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臧也。河

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

穀噉未報。師古曰噉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噉音苦鼎焉為出哉。

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誠欲考得事實

也。有司驗臠。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二尺六

隆按不宜薦見  
于宗廟與上宜  
薦見宗廟句相  
應

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祓禱。師古曰祓禱馮翊之縣也侯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禱音况反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官。迺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呂谷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鐘之時不列飾為之因名曰虞也

王維禎曰四用  
後間歲敘事繁  
嚴  
厲舜治曰此敘  
元帝舉南郊之  
祠帝凡五奉郊

隆按韋玄成傳  
且載玄成董所  
議祀典今入干  
此

隆按匡衡定南  
北郊及毀不應  
禮之祠祀禮亦

以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



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王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

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六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承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月。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為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以周國為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為西也。言天以文王

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

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

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

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絃

十女樂。師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

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饗帝之義。埽地

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

池。以竢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鐘黃鐘

次一者也。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師古曰

匏瓠也。稽音憂。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

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

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

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

密上下時。言灼曰秦文公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

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

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

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

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師古

日謂高祖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

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

囚徒。師古曰中都官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厨官縣

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

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

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

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

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

忌泰一三一黃帝真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

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

之罍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

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

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日本草待詔謂以明年

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

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

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况於國之

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

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

後約言曰向以人事求以天運此二子論疏之別  
楊時曰人情扭于禍福而易動鬼神隱于無形

而難知以易動  
之情稽難知之  
理而欲正百年  
之繆宜乎其難  
矣以劉向之賢  
猶溺于言見况  
餘人乎

王維楨曰連用  
五來字極古朴

救備師古曰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  
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  
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  
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每見雍太祝祠以太  
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以為福祥。高  
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  
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  
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  
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  
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  
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  
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  
之祀。師古曰上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  
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  
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  
其咎職。師古曰職王也。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  
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  
未見皇孫。師古曰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  
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直德秀曰谷永此說足以盡方工欺詭之情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殞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滅之此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未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証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陳仁子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惟愛專擅則亦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胡縉宗曰永發端數語知道之格言如其不償

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如曰造遠也與舉也師古曰造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師古曰遐亦遠也

有縣圃縣圃之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上即閭闔天門與山石無極師古曰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石無窮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音女教反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則不死五倉存則不死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



王氏即劉向不  
父也

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  
 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  
 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  
 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  
 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鼎元  
 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堅言有神僊祭祀致  
 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  
 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  
 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

劉奉世曰此語  
 有害而理未通  
 疑誤以三五指  
 三世五世而言  
 謂文武之時也  
 尋上文可見

家承上印綬隨宗  
 學仙免官轅音遼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師古曰三  
 謂二皇五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

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

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  
 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

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

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

師古曰

盧舜治曰此敘  
 成帝復行幸甘  
 泉郊杜鄴之疏  
 欲罷甘泉河東  
 也

曰秦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

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

謂助祭也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

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夫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

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

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

道師古曰毆與擊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

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

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

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

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咎不饗何以甚

此師古曰不咎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

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

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

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

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

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

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

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

盧舜治曰成帝  
委祠甘泉秦時  
汾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揚雄待  
詔還奏甘泉賦  
以風屏王女卻  
處妃云云者

盧舜治曰哀帝  
三萬七千祠皆  
所謂雜祠也

隆按平帝後南  
比郊罷汾陰甘  
泉祠恭議是矣  
然復以高后配  
地祇而其祀則  
崇陰教以媚元  
后者歟

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  
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  
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  
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  
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  
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

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  
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  
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  
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  
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  
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  
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  
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  
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  
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二月呂未有皇

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  
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  
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  
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  
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  
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  
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  
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  
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鍾以六律六  
鍾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合樂者

編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

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

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

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

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

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

師古曰：謂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呂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  
墜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瘞  
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  
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  
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墜合祀呂祖妣配者也。  
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  
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天墜有常位。不得

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呂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呂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疾

隆按王莽奏祠  
六宗是矣然所  
謂群神以類相  
從為五部兆則  
日月雷風皆祠  
而不及山澤何  
歟

盧辯注曰此  
王莽奏復舉兆  
五帝于四郊云

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

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

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

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

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

萬物也。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

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諄亂也。既盡也。臣前奏徙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

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

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

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

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

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

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

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

皇墜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呂類聚。物以羣分。分羣

神呂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

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

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

劉敞曰兆秦兆  
字衍  
隆按四郊之下  
俱有兆字恐非  
衍文  
盧舜治曰此莽  
奏立官稷所以  
補漢祠之未備  
也

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  
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  
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  
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  
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  
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  
主。所呂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呂生活也。王者莫不  
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  
雅。縣之詩也。冢大也。又曰：呂御田祖。呂祈甘雨。師古曰小  
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禮記曰：唯祭宗廟  
樂以御祭於神為農求甘雨也。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

喪廢公祀師古曰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

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

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

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遂於官社後立官稷

呂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

樹也。其子類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

年。興神僊事。呂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

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又

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各順色置其

方面。先鸞鶴醴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鸞

隆按至其末年一段總敘以結之

盧舜治曰恭所祠千七百所亦皆所謂雜祠也

隆按贊詞直叙歸結在順時宜三字該盡漢家郊祀之制

古髓字謂嚙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

穀僊之術也。呂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

祀。師古曰崇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呂下至諸小鬼

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

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數下詔。自呂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

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

文。始呂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

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

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

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傳音亭傳之

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

之。劉向父子。呂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

後。呂毋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

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

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

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呂水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

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

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



鄭報宜矣突贈之士同官之變谷水之言不日耳  
火京姑督不亦由是言之則宗之歸蓋有自然之數

赤耳昔共工乃日水斷閭于木火與秦同戰非其

章參赤自射天赫矣或曰至火五數九二千八用火

而黃帝火焉姑高卧故強軒母外燕普赤帝之祥其

對日世軒子然而射故自軒黃帝不聖專真三不

之隆向父于日為帝出于靈姑母善力故受木斷其

火氣金則以火升金秦五水斷姑歸黃帝土而克

黃斷對以五斷之軒對西不細軒正帝時承火常以

###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六

####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

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

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陬孟康曰伏見

也日月五星下道謂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

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闕

陬若三台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孟康

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祿星也犯七寸以

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

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彗孛飛流

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

黃履翁曰遷所謂天官而區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群星之錯布此非闕于漢之一代者而固編于國史果奚益乎

劉知幾曰兩曜百星麗于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必欲刑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

錄入漢書何歟  
茅坤曰當與史  
託天官書參看  
始詳星占之法

隆按政失則變  
見此一志主意

隆按此後俱本  
史記天官書

盧辨治曰詳考  
紫宮垣十五星  
其西蕃七東蕃  
八也班氏遺三  
星矣至于陰德  
天槍之屬似不  
必載  
又曰北斗七星  
魁四星為璇璣  
杓三星為玉衡

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未  
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  
虧毀曰食量適背穴抱珥垂蜺孟康曰皆日旁氣也適口

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玉鑄也抱氣向日  
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垂或作虹蜺讀曰  
蟬蜺謂之垂表云雄為垂雌為蜺凡氣在日上為冠  
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  
背有氣刺日為鑄鑄扶傷也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

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  
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以明君觀之而

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

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

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棊打之棊師古曰棊音白講反後

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南

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方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日主斗為帝車運于中

盧齊治曰文昌宮以下諸星所敘疎而漏

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

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筐一故曰戴筐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

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

也。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三能色也。能音台

君臣和。不並為乖戾。柄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

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

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外為盾。天

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

逢。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天逢。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

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主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

星。曰衿。衿北一星。曰牽。晉灼曰牽古轄字東北曲十二星。曰

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

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

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

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

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

主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千冊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與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筐

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

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

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

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

名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皆羣下不從謀也成形禍福之形見

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權

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

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火入之。

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為敗。東井西曲星曰戍

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

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

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

也。車舍傷成。戍。晉灼曰賊傷之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

居其旁。天子且以誅成質。晉灼曰災惑入輿鬼柳為

鳥喙。主木草。七星頸。為貞宮。主急事。張喙。為厨。主觴

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白

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

起。軫南眾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

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為溝瀆。婁為聚

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詹積。如淳曰芻藁積為詹也。昂曰旄

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

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

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巴北國也。陽河山巴南

也。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

似稱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

也。銳形也。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

曰觜觶。為虎首。主葆旅事。

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藥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

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其南有四星曰

旅。軍眾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天廁。天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

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

旄。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

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老人見

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虛為

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其南有眾星

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軍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天為軍衛。軍

西為壘。或曰戍。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軍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劉敞曰。左左星。星蓋將字。

隆按以下與史記有異同。盧辯治曰。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主歲。故曰歲星。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茅坤曰。符堅伐晉。太史曰。歲星在吳。已而秦兵大敗。而晉有功。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則歲行二宿。二入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而後。為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見。其舍也。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不見。不見。則變為祲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

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

南。子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為伏星也。石氏見欃雲如牛。韋昭曰欃音參

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

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棊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

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凶饑暴疾。至日

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

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昫星不出三年。

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曰南方夏火

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

熒惑性烈而不  
是以致殃而災  
惑為甚  
宋祁曰亡國  
作亡國

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

一舍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

國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

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

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

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

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

散。周還止息。迺為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

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

其南為丈夫喪。北為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

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

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五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

而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

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位居

其南。日方北。太位居其北。為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

退凶。日方南。太位居其北。日方北。太位居其南。為縮

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

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匿兵。

望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匿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

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

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

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

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

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

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為奕而伏。晉灼曰

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其眾敗。將將。已入三日。又復

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眾。敵食其

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

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為月食。晚為天祲。及彗星。將

唐虞治曰太白者白帝之子進退以候兵  
茅坤曰較天官太白說漢書特詳

漢書卷三十一



發于二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

遲而下也。正出舉日平正。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

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太白經天。天下革。民

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

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

陽也。日出則星亡。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

晝見午上為經天。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

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

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

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

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

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

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

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

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

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

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辰星與太

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

辰星出西方。大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

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



茅坤曰與天官  
墳星說亦多異  
而指次特詳

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  
為正。故四星皆失。墳星廼為之動。墳星所居國吉。未  
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  
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  
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  
不居。為失墳。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為王不  
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  
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  
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  
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墳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

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為饑。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

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

陰也故年。歲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二。熒

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墳合。則為憂。

主孽。卿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墳與辰合

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兵。辰與太

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墳太白四星與辰

關。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涿。

晉灼曰火入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

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師古曰沮音

漢書卷六十二

天文

七

沮音

性雍而潛土故曰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鬪國有

雍沮一曰雍填也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

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帝昭曰必凡月

食五星其國皆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以饑熒惑以亂填

以殺太白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

從填以重帝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

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

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

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湯絲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

茅坤曰此可見星之守祥尤本乎德以為禍福

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

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灼

曰宗祖廟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太其事亦大皆

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

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

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

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

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

茅坤曰又總次五星

隆按此論星占

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  
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  
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

在尾北韋昭曰信音申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

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

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

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柄後有三星。

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謂不復行列而聚也三淵。益五

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柱音注解之注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戊

西北。積水在北。戊東北。

角亢氏。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

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

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

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

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

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

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

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

隆按此論分野  
不坤口漢書分  
詳說較天官書  
詳甚

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復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

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惠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

太初歷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闕。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

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

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

同。太初在參罰。

隆按此敘太歲司月令。廬辨治曰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曰單闕。言陽氣既起。陰氣盡止也。曰執徐。言伏蟄者皆散出也。曰大荒落。言物熾盛大。出落落然也。曰敦牂。言物盛壯也。曰協洽。言陰欲化物而和洽也。曰涪難。言物皆大修其精氣也。曰作謠。言物皆墜也。曰掩茂。言物皆蔽冒也。曰大淵獻。言

物終于亥大小  
藏伏以迎陽也  
曰困敦言陽氣  
混沌萬物萌也  
曰赤奮若言陽  
奮物而起無不  
順也此十二名  
義儒者亦所當  
探索者故述之  
云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  
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觴參。甘氏

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涿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

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謬。爾雅作作聖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

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

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

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氏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

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氏房始。甘

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

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

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正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

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

隆按此論正行  
逆行

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為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

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隆按此敘五星之散變者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

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等。上向熒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

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有光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

白孟康曰星大而兩角熒惑之精也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察之中青孟康曰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彗從橫亦填星之精也此四星所

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滅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

曰星上有三彗上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

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

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星眾

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

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

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

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

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

黃上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

曰。怒當言帑。曹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礲至地。則石

也。如淳曰。礲。亦墜也。天暝而見景星。孟康曰。暝。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

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

隆按此敘日咎之度及司寒暑

之節。茅坤曰。天官書不能詳此。晷景之數。以下並漢書所自增。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

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

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

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

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

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

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

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

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

隆按此敘月行之度及司風雨之節

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輔輔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

隆按此敘日行則以二至二分為候。月行則以晦朔為夫。

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

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夏至日北極。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

隆按此又總敘日月所司以結上文

隆按政治變二句一篇綱領與

前政失于此二句同意

隆按此敘日暈之占

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為和。背。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重。屈。短。上。下。銳。

李奇曰。屈或為尾。帛昭曰。有者短而直者或曰短屈之虹

陰接此敘雲氣之占

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百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止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

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袖雲搏而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鬪旗。故銳。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廼有占。兵必起。占鬪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

漢書卷三十一

天文

三十一

隆按此總敘天  
地之變

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  
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  
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壑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  
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  
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  
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蕭索輪困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  
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輟垂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書者亡不  
司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山崩及

陔川塞谿坎

蘇林曰坎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坎真塞不通也

水澹地長澤竭

見象城郭門閭潤息稟枯宮廟廊第人民所次各俗

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

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

若諱與人逢選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

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壹會飲食

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

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

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

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

隆按此敘候歲  
之法

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  
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  
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跌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叔  
下晡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  
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  
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  
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  
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  
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音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  
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

而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而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過

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月止月水也為

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一日周天歷

二十八宿然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

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

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

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

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

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

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  
土炭重而衡低進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  
退先後五日之中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

隆按此敘天軍以總結上文

按此下總敘  
歷代天變之應

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如

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

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

茅坤曰以下天  
官書別多六國  
之彊一段

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

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

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

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

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

相踰籍蘇林曰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在矢西流在

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

行不能直而在者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

也羽遂合從阮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

也



陰按此以後並班氏所續編年

劉敞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

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

星于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

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

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

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茅坤曰以下較詳天官書頗指次漢之星口之

變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常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為主也此高皇帝

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

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

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

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

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

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踰身也乍北乍

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

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

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

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

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

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

廼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帝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

廣舜治曰暈七重是以圍七日乃解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夫欒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

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

三軍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

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

梁慄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

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

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

廼東行占曰為喪死冠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

兵憂婺女粵也又為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

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

也又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

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廿六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

涿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

大敗斗吳也又為粵且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

皇子為王王淮陽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

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

茅坤曰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而水木火三合則以為兵喪何也

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為王。王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為淄川王。淮陽為魯王。汝南為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占為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守。人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為得填。是歲魯為國。

盧辨治曰填星德星也故魯得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戌寅出。占曰為誅罰。又為火災。後二年有粟氏事。其後未央東關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迺。有女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觿。為白衣之會。二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

甲應元曰傷成戊之戊即鉞下斧戊用同

一本無戊字

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彗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戍用。梁上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戍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為鑠為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合於東井。占曰。為白衣之會。井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

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主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為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

天紀為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為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為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為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為越門。北戍為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侯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

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逆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原也。三輔間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爲極。尋極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闕楹也。法曰。國恐有誅。其後

左將軍祭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盧舜治曰。燭星名。歸邪所燭城邑亂。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炎風亂。鬚音舜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六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二月。甲申。晨有大日。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群

雲如狗赤色長尾。二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祥雲為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

二年七月辛未夕。辰星與翼出。皆為蚤。占曰大臣誅。

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鉤鈴天子之御也。晉灼曰。言房為天

駟其陰右驂。有二星。曰鈴。故曰天子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

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為。將。相。心。為。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心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

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

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

食。月。月。奄。星。星。滅。為。月。食。星。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

盜也有內亂。讒臣杜旁。其辛酉熒惑入氏中。氏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申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奇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遂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告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饑。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父免官。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



地長可四丈。六一圍。動搖如龍虵形。有垣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鬪。有病君。饑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

劉放曰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

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

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

或曰即病謝君男故避其時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

漢書卷二十六  
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為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臯死。

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乎。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

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

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

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

殺陳留太守嚴音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

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

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

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滅令

等同月俱發也。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正當有氣字或色字脫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蝕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謹謹奔走傳行詔壽祠西王母又曰從日人當來

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

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分陰后土如故

一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五之始  
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一  
月甲子夏賀良等建元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  
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  
以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  
董觀等大臣無功歸罪自殊吳國之禍

天且直憂舞去音若音罪一平十月改寅為安

